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库

男孩的小巷

曹文轩◎著

曹文轩
作品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库

男孩的小巷

曹文轩 /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孩的小巷 / 曹文轩著.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4.5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库)

ISBN 978-7-5386-8129-1

I. ①男…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744号



NANHAI DE XIAOXIANG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库

男孩的小巷

曹文轩/著

主 编 樊发稼 庄之明
出 版 人 赵国强
选题策划统筹 功 一
责 任 编 辑 安 诺
书 装 设 计 大成图文
封 面 绘 画 于春华
内 文 绘 画 瑞 凌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 插页 3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1-10 000册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林大成图文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电 话 0431-86037809 / 0431-81153894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8129-1

定价: 16.80元

总序

好书伴你成长

庄之明

人有了思想，就开始有了梦想。

梦想是什么？梦想是突破了拘束你的时空和现实，对未来和未知世界的猜测和设计。那是很奇妙的，它由我们的目力所及、听力所及、嗅觉以及各种感觉认识的世界发展开来，发展成瑰丽壮阔的画面。

儿童期，人对时空世界认识有限，而思想束缚也是最小的时期。这时候，梦想翩翩起舞，我们的生活由此添加了灿烂和追求的向往。

人生有梦想，就有希望。文学可以传播梦想，带给人们仰望星空的能力。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童年理应受到关注，大人们给孩子创造了物质的世界，还要有精神食粮的供给。

我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生活的“老儿童”了。在我孩童时代的需求中，我最忘不了书籍给我的营养。

那油墨的香气、精美的画面、诱人的文字，向我展示了我从未见过的宽阔世界和各种叱咤风云的人物。我陶醉在书籍的世界里，立志当名老师，向孩子们传授绮丽的知识瑰宝。后来我如愿当了老师，作为一个热爱孩子、熟悉孩子的教

师，我开始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一些好作品。

1972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儿童小说——《小鹰展翅》，同年被译成英文，介绍给外国小朋友。从此，我就爱上了儿童文学。此后几十年，我为孩子们创作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一百多本书，圆了我当作家的梦。

我国是个儿童读物的出版大国，书海茫茫，少年朋友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全数涉猎。那么，阅读儿童文学作家写的内容和语言都好的经典作品，便是最佳的选择。

阅读经典作品，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享受，而且有助于了解世界，了解人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你打开一扇扇小窗，让你看到艺术审美和哲思领域的一片蔚蓝天空。

灿烂的梦想，可以孕育崇高的理想。

对梦想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让梦想成为现实，奋斗就有可能变成壮举，生命就会创造奇迹。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典藏书库》是一套富有儿童特色的高质量、高品位的儿童文学佳作，书库所选取的作家都是屡获全国大奖的儿童文学名家，他们作品中鲜明的人物性格、开阔的艺术视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直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它曾经影响过、并仍继续影响着亿万未成年人。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祝愿少年朋友们多读好书，让好书伴你健康成长。



目录

男孩的小巷	1
红帆	15
灰灰的瘦马	31
海牛	48
雪柿子	72
海里的船	93
弓	108
白栅栏	124
小尾巴	149
蔷薇谷	174



男孩的小巷

1

“咣当、咣当……”

一只空了的铁罐头，在小巷深处的石头路上滚跳蹦跶着，发出单调、枯燥而空洞的声响。

一响起这种声音，正在写小说的史伯伯便会烦躁地搁下笔，心里同时泛起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悲悯，并会走近西窗口，朝窗下的小巷俯视下去：一个脸色黄黄、两眼呆滞而缺少神气的小男孩，把两只小手浅浅地插在裤子前兜里，无聊地踢着一个从垃圾桶里滚出来的铁罐头，踢过来，又踢过去……

他叫聪儿。

两年前，史伯伯的家从猫耳朵胡同的一个大杂院迁到这栋





护城河岸的楼房。大杂院可真杂，地皮紧，人口多，空间小，大家像在操场上集合那样都挤在一块儿，免不了常有摩擦。加上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爱挑拨的人，咒骂、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史伯伯总想写小说，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嘈杂声，终于换得了楼房两间，离开了大杂院。住楼房清静，门一关，谁也影响不了谁。

搬进新房三天，安定了，史伯伯开始坐到桌前，铺开稿纸，燃起一支烟来。阳光真好，穿窗而进，烟袅袅地飘散着。阳光下，蓝蓝的，很美丽。这里远离公路，又是住在五层楼上，爱人上班去了，小儿子南南被送到了乡下爷爷那里。静呀，静得简直能听出静的声音来，正好写小说。他要的就是这份清静。

可是，很快地他就大大地失望了。

事情就出在这个小聪儿身上。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准备动笔时，头顶上却传来震耳的“嘣嘣”声，好好的兴致顿时给打消了。他弹一弹烟灰想，这声音会很快过去的，就先抽着烟等一会儿吧！没想它连续不断，并且越来越急，越来越猛烈，后来只觉得有一双脚直接就在他头上乱蹦乱跳。他仰头望去，仿佛觉得薄薄的预制板直颤悠。他终于被没完没了的等待弄得不耐烦了，推开椅子，在屋里不安地走动起来，不时地朝上仰望：到底是谁呀？真是！

这种声音不断地响了大约一个半钟头，才渐渐平息下来，他写小说的好情绪一下子就没了。



下午，当他好不容易又有了好兴致，再一次拿起笔来时，“噹，噹……”这声音又开始响彻全屋，这一回还有桌凳摇晃的尖厉的“吱呀”声！

从这以后，几乎天天如此。

因新搬来，怕伤了和气，他还不好意思跟楼上人家说去。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一个字也没写出，实在生气了，这才轻轻敲了敲从楼上贯通下来的暖气管，意思很清楚：请注意点儿！

可是，回答他的却是一样的“当当当”的敲铁管儿的声音，而且敲得比他要响得多，并一阵紧似一阵。

他只好上楼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问：“找谁？”

“我是楼下的。你们楼上……声音太大了，噹噹的。”

她略带歉意地一笑：“噢，是我儿子在玩儿。”她转回头说，“聪儿，轻点儿！”

史伯伯往里一看，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脸上玩得红扑扑的，一绺黑发被汗沾在宽大的额头上。见了生人，他感到很新鲜，一个劲儿地要往外钻，却被他妈妈拦住了。

史伯伯觉得那孩子的眼睛里闪耀着躁动不安的目光，很像一只要扑棱着翅膀挣出笼子的小鸟。

孩子的妈妈说了声“对不起”，将门关上了。

史伯伯回到家里。这一天安安静静的，他唰唰地写了十页纸。可好景不长，第二天，“噹噹”声又照样响起来，连



续不断地、不可阻挡地钻进他的耳朵眼里。“这孩子——讨厌！”他在心里恼怒起来，想上去表示抗议，隔壁邻居老头儿知道了，摇摇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没用！”

“岂有此理！”史伯伯愤然地说。

“那做妈妈的……”老头儿直摇头，“没法儿说！”他换了一种同情的口吻，“她以为这是爱孩子，可我觉得那孩子还怪可怜的呢！”

老头儿看史伯伯，就把聪儿蹦跹的原因告诉了他——

她总说：“如今就一个孩子，得讲究点儿质量！”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一套整治孩子的法儿，把那孩子管得死死的。

“看着，扫地必须从东南角扫起，然后一路往西北。”如果那孩子从西南角扫起，她就命令他：“重扫！”吃饭时，孩子必须把两只小手平放在桌上，等大人把菜夹到盘里，他才能动筷子。这些，孩子还能勉勉强强地接受，而不让他出屋玩耍，可就受不了了。憋急了，就嚷嚷着：“我要出去！”

“在家搭积木！尽想着跟那些野孩子在外面撒野！”她就训聪儿，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简直像个老太婆。那孩子只好垂头丧气地去搭积木。搭着搭着又憋不住了：“我要出去嘛！”

“要出去可以，得由妈妈带着！去，认字！”最后，孩子实在憋不住了，便大声地喊：“妈！我想蹦！”你猜她怎么说？“蹦？行！就在屋里蹦！”那孩子就真的蹦开了，从南墙

根蹦到北墙根，从北墙根再蹦到南墙根，从地上蹦到床上，又从床上蹦到地上。老蹦也怪没味儿的，自然总要闹点儿新花样，就反坐在小椅子上，双手抱着椅背，两脚和四条椅腿一起，一下一下地蹦……

“没法儿说！”邻居老头儿又摇头又摆手，叹息再三。

2

史伯伯只好将在室内的构思换成室外漫步中的酝酿。

这天，他走在大楼下，偶然仰头一看，见聪儿趴在阳台上，用望远镜朝远处全神贯注地望着。望什么呢？他一会儿紧张，一会儿高兴，还不时地挥动小拳头喊着：“噢——！”

史伯伯转头望去，一座三层楼房完全挡住了他的视线，聪儿倒是可以越过它看到远处的。

“喂，小家伙，看什么呢？”

聪儿低头看见史伯伯，用小手一指：“草地！”

“那有什么好看的？”

“他们在踢球呢！”聪儿的目光馋极了，直发亮，像是一个饥饿了数日的孩子睁大双眼望着望得见却够不着的一个鲜红的大苹果。

史伯伯招了招手：“下来吧！”

聪儿缩着脖子回头看了一眼屋子，一边用指头戳了戳门，



一边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史伯伯，意思是告诉他：妈妈在屋里呢！

史伯伯久久地望着这个只能用望远镜远眺草地的孩子。

差不多过了一年，当史伯伯渐渐适应了“呜呜”声时，这声音却不再传来了。他忍不住去问邻居老头儿是什么缘故，老头儿推开窗子，用手一指：“呸！”

史伯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聪儿在巷子里正跟一群孩子玩耍呢！

老头儿见史伯伯一脸诧异，一笑：“那孩子总爱蹦呀蹦呀，他妈妈怀疑他得了多动症，带他看医生去了，却被医生好一顿数落，‘你想憋死这孩子不成？赶紧把他放出囚笼吧！’哈哈，她一吓，把那聪儿赶紧放了。”

史伯伯再望去，只见聪儿混在一群踢足球的孩子中间手舞足蹈，大叫大嚷，玩得十分快活。当球滚过来时，他整个身体扑上去，弄得一身尘土。大孩子从他腹下把球掏走了，他欢叫着追过去，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看来不轻呢，因为他趴着不动了，把小脏手往眼睛上抹去，跌出眼泪来了。大孩子一见，立即把球抱过来，放在他面前：“让你摸摸，让你摸摸。”他用手摸了摸球，抹了一把眼泪笑了，又爬起来欢叫着。

“孩子嘛，天性！不可不管，可又不能用双手扼住他！”老头儿看样子见过世面，说的话头头是道。



史伯伯喜欢孩子，为这位妈妈变得明白、聪儿获得他应有的自由而高兴。

可是，不久史伯伯便发现，这只小鸟看上去已展翅飞到空中，可是脚上却还拴着一根长长的无形的绳子呢——阳台上，他的妈妈很不放心地用眼睛监视着，严密遥控着离她百步以内的聪儿。她经常大声地说：“别跑远了！”“球过来了，躲开啊！”“闪开他们，自己一边玩儿去！”

聪儿常常被弄得手足无措，用惶惑的眼睛朝阳台上望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愣在那儿，不时地回头去看一眼那些玩得无拘无束、呐喊震天的孩子。

几个调皮的孩子，故意高喊：“聪儿，快来呀！”

他抬腿刚要跑过去，就听妈妈叫道：“球能踢伤你，听妈话，一边去！”

聪儿很不情愿地摆了摆身体：“我不！”

“不听话，就别指望我以后再放你出去！”妈妈态度严厉了。

聪儿只好快快地走到一边，倚在墙上。他不时用眼睛斜视一下着阳台，一见妈妈返回屋里，便纵身一跃，像匹小马驹似的又冲入孩子群中。

而当聪儿因为和其他孩子在玩耍过程中偶尔发生碰撞和摩擦时，他妈妈一旦看到了，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那些孩子，甚至气冲冲地从楼上冲下来，冷着脸教训了那些孩子一顿，然后将聪儿抓回去。



其他大人几次见到这样的情景，就告诫自己的孩子：“离那个人家的孩子远远的。”

孩子们开始有意躲避着聪儿。

当聪儿几次被他妈妈叫开而再要与其他孩子们玩耍时，便有孩子不愿地说：“你走吧，你妈马上又要叫你了！”

聪儿就会急得满脸通红：“不叫的。”

“真的？”孩子们用手指着他问。

聪儿结结巴巴地：“叫……我……我也不听！”

不叫，休想。聪儿不听，也枉然。

他害怕妈妈总让他待在闷罐儿般的屋子里，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嘟着嘴又退到一边去。

于是，立即遭到孩子们的蔑视和嘲笑：“嘻嘻！”

聪儿就在一旁很尴尬地呆呆地站着。

孩子们的正式足球场是那块草地。这天，史伯伯在巷里散步，听见他们正围成一团，商量傍晚到草地上分拨儿比赛去。史伯伯见聪儿也在，一种本能的关切，使他想知道他们带不带聪儿去。

“我也去！”聪儿显出极愿意参加的样子，那声音里甚至还含着巴结。

可是，孩子们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转过头去，只顾商量他们自己的事了。

史伯伯看到聪儿很难过，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当他看到



聪儿的大眼睛里含着哀切的求援时，史伯伯决定帮助聪儿一下。他曾向这些孩子赠送过他写的书，与他们混得挺有交情。他拍了拍聪儿的头，对孩子们说：“也带聪儿去吧，啊？”

“他说话如放屁！”

“他是头牛，被他妈牵着鼻子！”

“我们可不敢，万一摔坏了呢？他家……”说话的孩子看了看四周，“那母老虎，可饶不了我们。”

有的孩子这样戏谑：“他是被他妈拴在裤带上的！”

“嘻嘻！”他们都笑了。

“别这样说。”史伯伯说，“带他去吧！”

孩子们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同意了。但那个孩子头儿还是伸出了小拇指，走到聪儿面前：“敢勾手指吗？”

聪儿满面羞恼地看了孩子们一眼，使劲用小拇指勾了一下，掉头跑了。

傍晚，史伯伯走到西窗下，只见小巷空空——孩子们都到草地去了。

“聪儿没有失约吧？”他想，“他已经去了吧？”

他没有想到，大约在半个月前，每天也就在这个时候，聪儿得在妈妈的带领下，去一个儿童提琴学习班去学习小提琴。

现在的聪儿被他妈妈精心打扮了：穿一套熨得十分平整的小西装，拴一根鲜红的领带，头戴一顶簇新的棕色贝雷帽，小皮鞋擦得锃亮。



每次见到，史伯伯总觉得这种打扮死板、生硬、老成，缺少自然和活气，让他联想到了服装店橱窗里那些没有生命的模特儿。

聪儿总是哭丧着脸，显出极不愿意去的神态。虽然在往前走，感觉上，是被他妈妈押着的。

聪儿的眼睛总是瞅着巷子里滚来蹦去的球。

史伯伯总觉得，按聪儿的气质和爱好，是断然学不出高水平提琴来的。

史伯伯下楼了。他要到草地，为聪儿解释。刚出大楼，就看见了聪儿和他妈。聪儿眼泪汪汪，妈妈拉长着脸，一副不容违抗的神色。显然母子俩早在楼上就开始争执了。

“我跟人家说好去草地的！”聪儿死死记着自己的诺言。

妈妈心里的火一下子升腾起来，抓住聪儿的胳膊：“没见过这样不听话的孩子——我今天倒要看看呢！”

聪儿见了史伯伯，用眼睛又呼唤他解围。

史伯伯走上去对他妈妈说：“就让他去草地玩玩儿吧。”

她摇摇头：“孩子不能不听话！”

“他已答应了那些孩子。”

“无所谓。我倒希望那些野孩子不理他呢。”

史伯伯一时无语。

“一个孩子应当有教养，懂音乐，懂美术，懂所有他应该懂的。”她看了史伯伯一眼，“你大概没有孩子吧？”说着，坚决地对聪儿，“走吧！”

史伯伯还想说什么，她用话把他挡住了：“我自己的孩子，我完全知道如何管教！”

聪儿出人意料地反抗了。他猛地甩开了妈妈的胳膊，大声叫着：“我不去！我不去！！”他高昂着头，泪水夺眶而出，顺着小鼻梁往下直滚。

她的手在哆嗦，手中的小提琴盒在颤动。突然，她把盒子掷在了地上。

聪儿一下咬住了嘴唇，用惊恐的大眼睛望着妈妈，转而看着史伯伯。

史伯伯朝聪儿点点头，朝草地走去。他从聪儿的眼中看出，聪儿希望他能去草地向孩子们做个解释……

3

聪儿终于被孩子们抛弃。他们捉迷藏时，聪儿也一本正经跑开躲起来，钻到水泥管里。他探头探脑，警惕地瞅着，以为那个寻找的孩子定会来寻找他。可是，直等到这场游戏玩儿完了，也不见那个孩子过来，自己只好十分无趣地爬出管子。

分拨儿打仗了，他深怕自己不易被他们注意，便挤到孩子们中间。一个孩子却把他扒拉开了。他常发窘，露出一个孩子特有的难堪样儿：缩头缩脑，不停地屈着细小的指头，两腿叉开，左右摇摆着。他眼睛里含着讨好和乞怜。有时，孩子们怜